

L'ENNEMI AMÉRICAIN

PHILIPPE ROGER

【法】菲利普·罗杰 著

美利坚敌人

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



新华出版社

0113211



201132112

【法】菲利普·罗杰 著

吴强 沈孝泉 王晓郡 等译

—— 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

美利坚敌人

RA210/4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法] 罗杰著；
吴强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7
ISBN 7-5011-6730-3

I. 美… II. ①罗…②吴… III. 民族心理—研究—法国
IV. C955.5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0055 号
京权图字：01—2003—1502

L'ENNEMI AMÉRICAIN

PHILIPPE ROGER

Copyright © 2002 Editions du Seuil

Copyright © 2004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美利坚敌人

——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

[法] 菲利普·罗杰 著

吴 强 沈孝泉 王晓郡 等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http://www.xinhupub.com>

中国新闻书店：(010)6307201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

787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32.75印张 475千字

2004年7月第一版 2004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730-3/D·1071 定价：66.00元

本书简介

L'ENNEMI AMÉRICAIN





作者简介

PHILIPPE ROGER

菲利普·罗杰 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校执教。他曾出版过好几部著作，主要是关于18世纪历史的书，他也发表了一篇关于罗兰·巴特的论文，名为《罗兰·巴特——小说》，1986年由巴黎格拉塞出版社出版，1990年平装版出版。罗杰还是《批评》杂志的主编。

华盛顿曾经如此阐述过这样一个卓越而正确的思想：“一个沉湎于对其他民族充满爱慕或仇恨情绪的民族，会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奴隶，也就是这种爱慕或者仇恨的奴隶。”

——摘自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引言

英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曾经在某时或彼时与美国发生过战争，而法国却从来没有过。但是，正如米歇尔·威诺克在纽约世贸中心遭到袭击后不久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状况却并不妨碍法国成为一个“反美主义”始终最为强烈的国家^①。这种极为有悖常理的现象只能由历史和文化层面上的法国反美情结来解释。我们为什么这样反美呢？这个问题更值得提出，因为这种反美主义，真正的或者想象的，对我们同美国之间的关系影响甚大。

法国的反美主义并不是一种现代的情绪，也不是一种新近的狂热，只要看一下民意调查曲线就可以了解到反美情绪变化与法美关系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插曲是紧密相连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意调查机构和政治分析人员曾经说过法国的反美情绪大为减退，甚至很快就会消失；如果相信这种判断的话，那么法国的反美主义已经到了其最后时刻。这种陈词滥调已经过时，还有人告诫人们警惕那种来自得意洋洋的“美国热”的相反的陈词滥调。当时有人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找到了“皈依之路”，还有人详细描写过知识分子的这种转变^②。

其实，如果真的出现奇迹的话，那么，“转变”本来是个不合时宜的词。这种“和缓”无论是真是假，持续的时间并不长^③。在即将

① 威诺克接受凡·伦特格海姆采访，《世界报》2001年11月25日—26日。

② 我在这里借用拉科尔内、图瓦奈和卢朴尼克合写的《头脑中的美国——一个世纪的迷恋和憎恶》，阿歇特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③ 这里引用卡斯比1999年的文章《不了解、不喜欢、不理解》。他在文章中认为关于法国反美主义已经死亡的说法为时过早。

跨入新千年的前夕，一切又恢复到原状。农民袭击了麦当劳连锁快餐店。政府以公众健康为由制止可口可乐的推销。美式中学和高等学校的“美国化”在街头遭到斥责。法国人整体上讲是支持北约对科索沃采取军事行动的，但就是在科索沃战争激烈进行之际，这些法国人在接受CSA民调机构与《解放报》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时却显示了从未有过的反美情绪^①。法国又找回自己的思想，知识分子则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对有人竟然把他们一时的和解姿态混淆为立场转变十分恼火。除了罕见的例外，知识分子对2001年9月11日事件的反应使人们不再怀疑他们立场转变。

法国的反美主义并不是一种短期的价值观念，它深深地印刻在历史长河之中，但极少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如果试图通过某个短暂的变化去理解这种观念，那么肯定会出错的。由于这种观念是长期形成的，因此要求研究者研究这一长期过程来找到答案。这种反美情绪并不像人们经常想象的那样是产生于越南战争，或者是冷战，甚至也不是反美情绪达到高潮的20世纪30年代。早在19世纪末，几乎一切组成成分就都具备了。反美言论的纲要已经大体构筑好，论据和辞藻已经准备停当。更令人吃惊的是，这已成为人们一致的认同。在分歧如此尖锐的时代，在四分五裂的法国，这种认同已经是事实。从这个时期开始，反美不分左派和右派，它把信教者和无神论者、把民族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协调起来。

人们知道，坐落在纽约的自由女神像比其基座完成得早得多。法国人的“美利坚敌人”雕像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完工，每一代人都为之工作、为之拧紧螺丝钉。然而，自由女神像的基座的完成却用了一百年。其根源——启蒙运动与新世界之间奇怪的敌意则存在达两百年。

因此，作者撰写本书时的首要信念就是：绝对不能在研究法国的反美情结时脱离它所存在的长期历史进程。无论怎样对这种情结下定义，这一非同寻常的文化现象决不是因时而异的。时尚的轮回对于这种现象没有明显和持久的作用。当然，事态变化的反复无常也在其形成的最初时刻发挥过重要作用：比如在美国南北战争和1898年西班牙—美国战争中就是这样。但是，法国的反美主义言论的厚垫很快就把这些外部冲击消化掉，从不脱离原有的轨道。法国反美主义言论虽

^① 《解放报》1999年4月10日和11日。

然并非唯我论，但的确拥有某种自我满足的成分，这是和它对美国人“缺乏诚意”不无关系的。法国人对美国发出那么多煽动性言论和夸张性指责，而支持这些举动的背后想法则是“这不会带来严重后果的”。这肯定是一种新的和十分危险的幻想，因为它在20世纪30年代给法国在外交、财政和道义上带来孤立状态。

正如罗兰·巴特所言，从表面现象上很难看出反美主义是在什么关键时刻产生的、其言论究竟如何、为何在不知不觉中延续下来。然而研究这个问题对于分析和理解反美主义能够吸引众多民众这种现象是最基本的（因为正如政治传播家想让我们相信的，人们往往不是因为某个人甚或某个“大人物”的吸引力，而是通过听取言论而赞成或加入其行列的。）。反美主义在法国是通过言论而赢得了众多支持者的，而这种支持并不一定伴随自己亲身感受到的敌对情绪。某位朋友曾对美国进行过激烈的谴责和抗议，但是他在发表了典型的法国式反美言论后却否定自己对美国人抱有任何恶意。反美主义言论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反复被人宣讲，因此具有顽强的特性。人们可以观察到反美主义高潮迭起，但是重要的却不是这些，而是各种有关的言论、传说、画面、逸闻的缓慢积累。为了披露这一切，不仅需要民意调查指数（民意调查不会改变形势，却能够“拍摄”一个瞬间），而且更需要像勘探人员那样不断挖掘、钻探、开拓坑道，最终寻找到矿脉。

“那么赶快上路吧，不要耽搁，路很长啊。”分析研究学者和意识形态维护者们却异口同声地回答说：“不要这么着急，不要这么着急。”

萨特1946年曾经声明过：“我绝对不是反美主义者，而且我不知道这个词的含义。”^①这一回答使路易斯·卡罗尔和沙波里埃·福感到高兴。这一回答的逻辑性甚至至今依然影响着对反美主义概念持异议的看法。原来，从萨特开始，持异议的观点加强了。对于萨特来说，反美主义是不可理解的词汇，或者说仅仅是在为自己辩解时才略微可以理解。今天，这个词已经是“一个多余的词汇”了，“运用这

^① 萨特《一封来自萨特的信》（1946年11月18日），11月20日发表在《纽约世界先驱导报》上。在信中，萨特对那些认为他的《恭顺的妓女》一剧污蔑美国的人作了答复。

个词并非没有危险”，而且有必要加以消除，因为这是一个被染了狂犬病的亲美国的哲学家们的伎俩和美国第五纵队炮制的阴谋说辞^①。塞尔吉·哈里米 2000 年 5 月在《世界外交周刊》上透过这个空洞辞藻驳斥了那些头脑里充满个人盘算的人，说他们是被指使“威吓最后的抗拒者们去服从一种在美国进行实验的社会秩序”。对于那些认为这个声调有些恐怖的人，应当这样给予回答：《世界外交周刊》刊登的调查报告是关于戒毒的问题。不要把威吓与分辨混淆起来。如果禁止我们使用反美主义这个“正在膨胀和蔓延的”词，这只能对我们在反对麻醉品斗争中有利。

“反美主义”？不知道。从萨特开始，这种否定语气已经成为各种反美言论必要的前导词。萨特的那篇以《一个多余的词汇》为题的文章就很有典型意义：它说明，有人为了达到文字审查的目的而给人扣上企图“恐吓”的帽子，或者给人扣上“僵硬的二元思维”的帽子来掩盖自身政治观点上的二元论。言辞上的差异只是用来挑起论战。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接触到问题的实质。

另一种从哲学认识论意义上持否定态度的表现是这样的：承认反美主义的存在、也承认其表现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是否因此能够形成一种观念、得出一个结论，甚或是得到一种分析的手段和一种表达的工具呢？这个词已经在人们口中传播，而且大家都认为很容易使用它，已经成为合乎公理的事情。它甚至可能决定某些态度和行动。把一个想法形成一种观念，这不正是错误地肯定了一种想法吗？这种想法就是，存在一个美国的事实本质，而反美主义者反对的正是这一点。为了研究一个难以质疑的现象，难道可以不顾历史地对待美国吗？

为了回答这一否定，必须检查一下这种否定所推论的“美国主义”与“反美主义”之间的联系。“美国主义”在 19 世纪末的美国指的是构成国家特性的一切价值的总和，以及拥护这些价值并努力使个人特性符合国家理想的人们的立场。西奥多·罗斯福在 20 世纪初提出并推广的说法是与诸如“百分之百的美国人”这样的概念分不开

① 哈里米《一个多余的词汇》与《被狂犬病感染的亲美国的哲学家们》，发表在巴黎《外交世界周刊》2000 年 5 月期。哈引用了萨特在 50 年代美国处决卢森堡夫妇后用来攻击美国麦卡锡主义者的词——“被染狂犬病的畜生”。

的，所谓“百分之百的美国人”是针对“连词符号式的美国人”（那些拒绝并入的日耳曼美国人和意大利美国人）而言的。这种用意十分明显，其内容却十分空泛。正如玛丽·弗朗斯·图瓦奈所揭示的那样：“美国主义意味着勇敢、尊严、正义、真理、诚信以及力量等品质，这些品质造就了美国。”^① 20世纪20年代，美国赢得了光荣和实力而变得一片繁荣，美国主义于是开始把效率、生产力和物质享受等“物质文明”吸收进来。美国主义的口号从此在保持甚至有点沙文主义的民族特色之外还包含了另一种自诩的“美国生活方式”的内容。这是给强调精神力量的美国主义添加了物质方面的内容。这里面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美国主义从来没有达到一个完整理论或拥有准确政治纲领的阶段，尽管这个主义的产生是为了通过每个公民的精神和感情上认可“美国思想”这样一个笼统空泛的理想来实现国家统一协调的目标。

美国主义显得有些自吹自擂，作为一种内部观念是很难输出的，但是美国实力的猛烈扩张最终把美国主义也推向了欧洲。法国人是在20世纪20年代认识发现了美国主义的，当时人们正对美国再一次充满了兴趣和关注。但是，法国人试图给美国主义注入思想意识和政治内容时却遭到了物质方面的抵抗：美国主义首先意味着作为美国人的骄傲，而其他人都把美国主义看做是一个可以盛放各种杂物的口袋。西奥多·罗斯福的美国主义是不能叠放在富兰克林·迪拉诺·罗斯福的美国主义上面的；而福特的“美国主义”信条也不再是美国“天赋使命”的最初推崇者们的信条。于是，十分符合逻辑的是，法国人在掌握了美国主义后便给这一观念加进了新的内容，这种内容往往是负面的，它反映了法国人对美国的看法。戴维·施特劳斯撰写了一部专门研究20年代法国的反美主义的著作，他写道：“美国主义”在译成法文时是指“那些法国人认为属于美国文明的文化价值和结构”。^② 萨特自己则在战后独自为从文化意义上诠释“美国主义”而作出努力。他不是给这个观念添加它没有的内容，而是把它视为美国社会构

^① 图瓦奈《反美主义到底存在吗？》，第269页。

^② 施特劳斯《四方的威胁——当代反美主义的抬头》，格林伍德出版社1978年在康奈迪克和伦敦出版。

成机制的精神钥匙^①。这种努力太单薄了，以致对于这样一个注定要遭到抨击的词汇的命运没有产生丝毫的影响^②。雷吉·德布雷 1992 年的一本著作中比较准确地注释了这个越来越少用的词汇。他在罗列了这个词的各种含义之后^③，作出了如下的结论：“美国主义，就是把一切积极因素全部除掉的黑暗的美国。”法国式的“美国主义”不是别的，仅仅是所有反对美国的看法的大汇总。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如何认识美国的本质这个问题，并试图给予回答。这里发生的错误就是把反美主义假想成“美国主义”这个概念的派生物。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逻辑上看，这一对反义词都是虚假的。在法国，反美主义的存在早于美国基本形成的年代，因此，后来的“美国主义”难以与之相比较。

正因为如此，这本书中始终用了反美主义，而不是反对美国主义。

*

这项调查将涉及两个世纪的历史，因此，作者有一个顾虑。反美主义毕竟是一个新近的词汇，给一个尚没有名称的概念编写历史是否会令人不舒服？

首先要清理一下历史记载。反美主义这个词进入法国词典比较晚，《小拉罗斯词典》在 1968 年收入这个词。但是，人们知道，这里有个时间差。词汇学家认定，这个词最早出现是 1948 年；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它成了一个政治术语^④。可以不冒昧地说，这个词是与“反苏主义”同时传播开来的。它作为一个词汇的出现可以说是冷战的产

① 萨特认为“美国主义”可当做用来解释美国人的心理社会化的钥匙，代表了强制美国个人服从社会和集体标准的机制。

② 与此同时，法国共产党的报刊则简单地把“美国主义”当做一个供批判的词语，没有给它明确的内容。

③ 雷吉·德布雷，法国当代哲学家，他在 1992 年出版的《反时间》一书（迦利玛出版社出版）中罗列了美国主义的内容，包括：没有克制的消费、商品万能和机械万能、公民成了消费者而没有别的身份、对悲剧无动于衷、公私不分、崇拜成功和金钱、把人类生活所有一切目的看做是攒钱。

④ 马尔克 1948 年 7 月在《精神》杂志上发表文章，首次提到“反美主义”一词。法共的《新批评》杂志在 1950 年也开始使用“反美主义”一词。

物。

研究词汇与文化历史的先驱之一雷恩哈特·科塞莱克曾警告，一个概念或观念的产生不一定取决于这种概念或观念所涉及对象的产生。他写道：“一个词汇含义的变化和持续并不一定与它所反映的事物的变化和持续相吻合。”因为“一些延续下来的词汇本身并不见得是物质现实最充分的标志，在漫长的时间中发展变化的现实是可以用不同方式来表达的”。^①这种警告是清楚的和权威的。因此，用一个词汇的含义来限制对某个观念和行为研究的范围是不可行的。在19世纪末的法国肯定存在一种没有名称的反美主义，而这个概念很可能是用“美国佬主义（扬基主义）”^②之类来表达的。在法文词典中，反美主义是惟一一个在某个国家名称加上“反”这个前缀词的词汇，这个怪异的词儿产生了，或者说是自然而然而不是强制性地出现了，以致今天想赶也赶不走。这本身就很具有特殊的——如果不是吸引人的意义。

*

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这是什么意思？首先，反美主义在这里被视为一种对鸡毛蒜皮无休止的争论、一场法国反对美国的口水战。因此，有必要还原其争论的逻辑。于是，必须观察法美关系中令人不愉快的一面，这里面充满了拳打脚踢。人们顾不得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无论是“家人”还是“外人”，都必须把脏衣服拿到光天化日之下来清洗。当然，反美主义言论也不总是那么激烈，有时则如潺潺流水，并无翻江大浪。

我翻开了克劳岱尔1933年在华盛顿写的日记，并阅读起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主义者》一书中说，在当时人们已经认为美国的气候变坏”，“连狗也不在叫唤了”。克劳岱尔补充说：“这是完

① 科塞莱克《过去的未来，关于历史上的语义学的一点看法》，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1990年出版，第114页。

② 图瓦奈认为在19世纪就有“反美主义”这个词，但是没有拿出证据。作者在研究19世纪60年代至1900年间的反美文章的浩瀚文库时，从来没有见到这个词的出现。

全对的。”^①但事实是，他所说的一切都是错的。因为美国的狗依然在叫唤。另外，汉密尔顿并没有承认，而是反驳了关于美国气候变坏的说法。他写道：“那些被奉为欧洲哲学家的人毫不隐讳地认为欧洲人在体格上占有优势，并声称美国人和美国的一切动物都退化了，狗在呼吸了我们这里的空气后不久就不会叫了。”汉密尔顿援引的是荷兰人科尔内留·德波在《对美洲人的哲学研究》一书中的话^②。尽管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但是所有的辟谣和汉密尔顿的辩护均属无效，关于美国与哑巴狗之间关系的传闻始终在蔓延。一天早晨，法国西南部图卢兹一位酒吧老板在法国新闻广播电台上评论当时的反对酗酒运动时这样说：“如果不应当酗酒的话，那么可口可乐对肠胃的损害更大。”这个“科幻故事”的历史并不悠久，这只是半个世纪前即1949年可口可乐大战时的事情（需要再有半个世纪才会出现欧元）。无论是酒吧老板还是大使，他们用各自的方式表达了一种我所谓的反美主义。至于他们本人是否反美倒是并不重要。

从语词学的意义上来讲，反美主义不是罗兰·巴特所说的“神话语言”，因为它并非那种起误导作用的、却以自有道理的形式出现的“次等言说”。它也不是西奥多·泽尔坦所说的“法国式”的孤芳自赏。

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吗？由于对意识形态的定义太多了，以致难以回答这个问题。根据巴埃科雷所归纳的一种十分广义的定义，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争论性质的集合体，通过它激情寻找在一个社会实施权力而实现一种价值的途径^③。这个定义的前半部分符合反美主义，而后半部分则不然：反美主义与政治的关系显得十分复杂，因为一方面反美主义与思想意识相对立的各种言论都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它又游离于各种可知的政治纲领和目标之外。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① 克劳岱尔《日记》1933年1月18日，迦利玛出版社七星文集1969年出版，第5页。（译注：保罗·克劳岱尔[1868—1955]，法国外交家、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曾任驻美大使。作品倾向于神秘主义，有诗歌《五大颂歌》和戏剧《金首级》、《火刑台上的贞德》和《辘鞋》等。）

② 汉密尔顿，《联邦主义者》第11集，1787年11月23日在纽约出版。

③ 巴埃科雷“什么是意识形态？”，迦利玛出版社1976年《思想》文集，第60页。

回答相当简单：反美主义是一种言说，难道不应给这个被哲学和结构主义注入太多含义的词汇减轻一些负担吗？言说这个词从词源上和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实际使用来看是一种“不受拘束到处跑”的行为。反美主义正是一种不受拘束的言论行为：因为它既充满了情绪色彩又缺少论证。（它也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指令”，因而不存在反美的“阴谋”）。其逻辑是一种堆砌的逻辑、估衣铺的逻辑。总之，是一种没有矛盾的螺旋体。（反美主义从来不会对自己同时发出相互对立的两种指控而感到尴尬。）但是，这些思想上的跳跃和翻动从来都不是没有价值或者是荒诞的。其交叉战略的复杂性——这是需要进行梳理的——给它涂上了一层个人的奇谈怪论的骗人色彩。奇谈怪论给言辞和话语增添了色彩和活力，反美主义言说则因此得以推行。

言说这个词使人想到心理学家福科这个名字。20世纪70年代他把言说视为一种行为基础或者支配思想的手段。反美言说即是如此，但又如巴特所言，它又是自主、游离于政权之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无迹可寻或不受约束。它被知识分子所广泛发表，而且知识分子是反美言说的主要来源：把反美主义放在神学词典中，它的含义似乎是神职人员的外衣。

本书所想表达的也是它所没有表达的。尽管美国无处不在，但是本书并不是有关美国的专著，它不是法美关系的争论历史、也不是对两种民族文化之间日常误会的探索^①。本书同时也不是当今流行在法国的各种反美思潮的汇总，更不是两国之间相互交叉反应的清理，从而作一次“均衡的总结”。直到目前，法国反美主义被视为一种矛盾的和模糊的关系的一个方面，也就是一枚奖章的背面，而人们承认这个面比其正面更为鲜明。本书的探讨方式则不同：作者并不追求不可能达到的精辟透彻、也不准备对“亲美”和“反美”之间妄加评论，作者要做的是试图把历史积累成的反美主义语言和观念隔离起来，进行逐个分析。在本书中，对美国有利的那些现象以及法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短暂的蜜月时期同样也得到分析，以便了解这种反美情绪短暂低落的原因。作者把美国那些“好”读者，即那些最仁慈的神话制造者放置到书页的边缘和页底来处理，对他们所遭受的歪曲以及引起的反

^① 卡罗尔《看不见的证据——日常的美洲人和法国人》，巴黎门槛出版社1987年出版。

攻也不予置评。这是本书的根本选择，而绝对没有压低亲美人士调门的险恶用心。

从这个被认为是“言说”的反美主义出发，下面的文字就想成为对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的探索。在这一探索过程中，历史和词汇学不再争吵，因为历史承认有时错误的叙述可能是一个真实的事件^①，而词汇学也会如巴特在《教训》一书中所鼓励去做的那样把“语言不纯洁、词汇低俗、信息扭曲之类的弊端收集进来，就像收集起欲望、惧怕、表情和恐吓那样”。^②

① 让纳内《错误的思想、正确的事实——欧洲的民族模式》，巴黎奥迪勒·雅各布出版社2000年出版。

② 巴特《教训》，门槛出版社1978年出版，第809页。（译者著：巴特[1915—1980]，法国文学评论家，新小说派的倡导人，主要作品是通过对语言学、精神分析学和现代人类学的研究而产生的，如《符号帝国》。）

目 录

引 言	(1)
序 言	(1)

第一部分 无法抵御的美国佬上升

第一章 蔑视的时代	(31)
第二章 美利坚分裂国	(65)
第三章 自由女神与破坏圣像的人	(97)
第四章 从哈瓦那到马尼拉:世界属于美国人?	(131)
第五章 扬基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	(161)
第六章 美国种族众生相	(183)
第七章 “拥有敌对血缘的人”	(210)
第八章 托拉斯帝国:社会主义还是封建帝制?	(227)

第二部分 文人下定的决心

第一章 另一条马其诺防线	(265)
--------------------	-------